

無線電與傳心術： 吉卜林的科幻寫作與文本闡釋*

徐 曦

[提 要] 英國作家吉卜林通常被置於殖民文學和兒童文學的脈絡中加以研究,其實他的科幻寫作也頗值得挖掘。其短篇小說《無線電》(1902)可置於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無線電與傳心術同時興起、新科技與唯靈論相互交織的語境之中展開討論。故事中的敘述者受邀去一家藥店觀看無線電實驗,卻意外目睹藥劑師酒後表演靈媒降神、在夢中寫出濟慈的詩句,從而將傳心術通靈歸因於無線電感應。以往學者多認為吉卜林篤信唯靈論,宣揚創作靈感源自神秘力量。然而,敘述者受騙的情節,既暗含了吉卜林對唯靈論者的諷刺,又提醒我們反思文學閱讀的方法:闡釋文本時不可理論先行,而要留心細節,否則就容易像敘述者一樣被人欺騙,誤讀文本的主旨。

[關鍵詞] 吉卜林 科幻 無線電 傳心術 唯靈論

[中圖分類號] I106.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6)02-0147-09

一、引言:科幻作家吉卜林和《無線電》

英國作家約瑟夫·魯德亞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 1865-1936)出生於印度孟買,六歲時被父母送回英國念書,中學畢業後又回到印度工作,擔任編輯和記者。他一生筆耕不輟,創作過大量小說、詩歌和遊記,於1907年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是首位獲得諾獎的英國作家。他的小說多以旅居印度殖民地的英印人生活為題材,他的詩歌支持殖民擴張、鼓吹帝國的榮譽,因此他被視為大英帝國的文學代言人。吉卜林的動物故事集,尤其是《叢林之書》及其續篇,深受兒童喜愛,所以他也常被當成兒童文學作家來討論。此外,吉卜林熱愛旅行,足跡遍及亞歐美多個大洲,留下了不少記述旅途的文字。正因如此,過去學界對吉卜林的研究多集中在《基姆》和《叢林之書》等幾部作品,常將他置於後殖民、兒童文學和旅行文學的批評脈絡中進行討論。然而,吉卜林創作的短篇小說中,有不少可歸為科幻寫作,它們雖然在以往的吉卜林研究中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實際上卻

* 本文係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英國廣播與現代主義文學研究”(項目號:22YJC752015)和北師香港浸會大學研究基金項目“旅行者與漢學家:莊士敦在中國”(項目號:UICR0200010-23)的階段性成果。

對後世許多科幻作家產生過不小的影響。1989年,美國科幻作家德雷克(David Drake)和米賽爾(Sandra Miesel)策劃出版了一部向吉卜林致敬的作品集《孤星》(*A Separate Star: A Science Fiction Tribute to Rudyard Kipling*),其中收錄了多位科幻名家受到吉卜林啟發而創作的作品。2006年,著名的英國奇幻作家尼爾·蓋曼(Neil Gaiman)曾為一部吉卜林奇幻文學作品集作序,並坦承吉卜林是他非常喜愛的一位作家。^①由此可見,科幻作品在吉卜林的整個創作中雖然數量不多,但卻有著長久的影響力,其價值絕不亞於他那些當年最為流行的作品。

本文將吉卜林發表於1902年的短篇小說《無線電》(“Wireless”)置於維多利亞時期電磁學與唯靈論相互交織的歷史語境中進行考察,以探索其創作主旨。這篇小說並非意在宣揚吉卜林神秘主義的創作論,恰恰相反,它諷刺了維多利亞時期迷信唯靈論的知識精英。更進一步,可以將其視為一篇探討如何閱讀小說的作品,其主旨在於闡釋文本不可預先抱持一套固定的理論觀念,而應充分留心文本細節,否則容易像小說中的敘述者一樣被故弄玄虛的靈媒所欺騙,而失去對文本真實的把握。

《無線電》最初發表在1902年8月的《斯克里布納雜誌》(*Scribner's Magazine*),後收入1904年的短篇集《交通與發現》(*Traffics and Discoveries*)。小說採用第一人稱敘事,敘述者“我”是英國某個小鎮上的一家藥店店主老卡希爾(old Mr. Cashell)的朋友。一個冬日的夜晚,我受邀參觀店主侄子小卡希爾的無線電通訊測試。藥店分裡外兩間,小卡希爾在裡間操作,但測試進行得並不順利。等待期間,我在外間藥鋪跟藥劑師謝諾先生(Mr. Shaynor)聊天,表明我對無線電通訊很感興趣。不久,一位年輕女士來找謝諾,邀他去附近散步,並請我代為照看店鋪。天氣寒冷,我用藥房的藥材調製了藥酒提神取暖。謝諾散步歸來,喝了我給的藥酒,逐漸陷入沉睡。但突然之間,他從夢中驚醒,進入類似降神會中靈媒施法時的“入神狀態”,開始自動書寫一些詩句,這些詩句與濟慈《聖阿格尼絲之夜》和《夜鶯頌》的一些句子幾乎一模一樣,令我大為震驚。待謝諾醒來以後,我問他是否讀過濟慈的作品,謝諾卻回答未曾讀過。此時,卡希爾邀我進裡間,告知原定的聯絡方未能接通,但他卻無意中接收到懷特島附近兩艘軍艦的聯絡訊號。由於某種未知的技術故障,軍艦之間溝通不暢,其中一艘發出“令人沮喪——極為令人沮喪”的訊號。小卡希爾說這不知從哪兒冒出來的零星信息讓他覺得無線電像是降神會(spiritualistic séance),故事就此結束。

這篇小說篇幅不長,全文只有6,446個單詞,但吉卜林通過巧妙的情節設置和大量互文性暗示,極大地拓展了文本的意涵和表現空間。小說敘述緊扣“無線電”這個核心要素,不但以《無線電》作為標題,還以討論無線電的對話開頭,最後以關於無線電的對話結尾。但饒有意味的是,全篇直接描述無線電實驗的段落並不多,整個通訊過程顯得平平無奇。約定的信號久等不來,接收到的信號意義模糊,讓人不明所以。相比之下,小說的大部分篇幅圍繞藥劑師謝諾這個人物展開,描寫了他的出生背景、對醫藥的專研、為疾病所困擾、與年輕女子的戀愛,直至他喝下藥酒後開始入神,在夢中囁語作詩,故事進入高潮。

這些描寫中充滿了多處暗示,意在提醒讀者謝諾與浪漫主義詩人濟慈(John Keats)的相似之處。濟慈14歲就成為醫生的學徒,後來考入倫敦國王學院蓋伊醫學院接受系統的醫學教育,並於1816年取得藥劑師執業證書。1818年夏天,濟慈搬到倫敦北部的漢普斯泰德居住,結識了年輕的女鄰居范尼·布勞恩(Fanny Brawne)。兩人互生愛意,頻繁通信。在范尼這位女繆斯的激發下,濟慈的創作力大爆發,在接下來的短短兩年中寫下了《秋頌》、《夜鶯頌》和長詩《海伯利安》、《聖阿格尼絲之夜》(*The Eve of St. Agnes*)等代表作。濟慈的家人曾因感染肺結核去世,他也長期受此病的

折磨，屢次咳血。1821年，年僅25歲的濟慈因肺結核惡化病逝於羅馬。此篇小說中的謝諾職業身份是藥劑師，也患有肺結核，整天咳嗽不斷甚至咳血，將不久於人世。他的年輕女友叫做范尼·布蘭德(Fanny Brand)，二人談戀愛散步的地方則是聖阿格尼絲(St. Agnes)教堂。對濟慈生平和作品有所了解的讀者，不難看出謝諾這個角色和詩人濟慈的種種呼應。有了如此細致的預先鋪墊，謝諾入神後自動書寫出濟慈的名作《聖阿格尼絲之夜》片段的高潮情節也就顯得順理成章，能夠讓敘述者和讀者在最初的驚詫之後，覺得這種超越常識的靈異事件也並非完全難以置信，而是有蛛絲馬跡可循。正是因為兩人有諸多相似之處，謝諾才會在藥酒和無線電波的刺激下化身為“感應的濟慈”(an induced Keats)，^②在夢中寫出濟慈，而非別人的詩句。

概括來說，在那個寒冷的冬夜，小小的藥房中實際同時上演了兩場“表演”。裡間，卡希爾在嘗試用摩爾斯密碼通訊的無線電表演(wireless performance)；外間，謝諾則貢獻了一場濟慈通靈附體、夢中作詩的傳心術表演(telepathy performance)。文中卡希爾在描述無線電通訊時，既稱其為trifling experiments，又稱為curious performance。^③敘述者本是為觀看無線電實驗而來，卻意外地目睹了傳心術表演，令他驚訝萬分，完全被吸引在其中，以至於卡希爾來叫他時，他反而讓卡希爾不要打擾他觀察謝諾的變化。^④從觀眾(既包括敘述者，也包括讀者)的角度看，傳心術表演的精彩程度遠遠超過無線電實驗。在一篇題為《無線電》的小說中，吉卜林為何要濃墨重彩地描寫傳心術？他為何要讓傳心術(靈學)搶了無線電(科學)的風頭？他的創作意圖究竟是什麼？要想解答上述問題，就需要回到維多利亞時期無線電與傳心術齊頭並進、相互糾纏的歷史語境中去。

二、維多利亞時代的科學與靈學：無線電與傳心術

唯靈論(Spiritualism)和降神會(séance)在今天已被科學界視為偽科學和異端，但在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科學與靈學的界限並不像如今一樣判然有別，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電磁學的發展與唯靈論的興起相互交融，同時吸引了許多科學家的注意。他們一邊辛勤實驗，不斷探索電磁技術的新應用，另一邊又熱衷靈學研究，組織降神會，並試圖用科學的方法去證明和解釋心靈感應等超自然現象。

1864年，麥克斯維爾用數學方程式提出新的電磁理論。1869年11月，《自然》(Nature)雜誌創刊，數日之後，《唯靈論者》(Spiritualist)創刊，當時不少科學家是兩個刊物的共同作者。進入1870年代，唯靈論者改變了修辭策略和概念語言，從以往與科學針鋒相對轉向在科學話語框架內、利用科學話語來構建論點，為自身爭取合法性。^⑤1870年，知名科學家、用光譜分析發現鉈元素的威廉·克魯克斯(William Crookes)發表文章《現代科學視野下的唯靈論》(Spiritualism Viewed by the Light of Modern Science)，試圖對唯靈論做出科學的解釋。次年，他又發表《對一種新力量的實驗性探索》(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a New Force)，首次提出“心靈力”(Psychic Force)的概念，認為可用它來解釋通靈的超感官能力。^⑥自然選擇理論的提出者阿爾弗雷德·華萊士(Alfred Russell Wallace)同樣是唯靈論的擁護者。1874年，他發表《為現代唯靈論一辯》(A Defence of Modern Spiritualism)。次年，英國唯靈論者聯盟(British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piritualists)成立。但是，1876年英國唯靈論者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挫敗。來自美國的著名靈媒亨利·斯賴德(Henry Slade)的一場降神會被動物學家艾德溫·蘭開斯特(Edwin Lankester)揭穿是個騙局，並提起訴訟。斯賴德聞訊逃離英國，給唯靈論的擁護者極大打擊。^⑦風波之後，唯靈論的熱潮並未完全消退，一些科學家認為應當用科學方法來區分騙子和靈媒。1882年，邁爾斯和物理學家巴雷特(William Fletcher Barrett)

等人創立英國靈學研究會(Society of Psychical Research, SPR),該會刻意與傳統的唯一論者和江湖靈媒保持距離,試圖用受控觀察、實驗、隨機抽樣和統計等現代科學方法來研究超自然現象。正是在這一年,語文學家、唯靈論者邁爾斯(Fredric W. H. Myers)在《靈學研究會論文集》中首次創造了telepathy一詞,他用這個詞來涵蓋“一切未經常規感官運作,却於遠距離獲得的感知印象”(“all cases of impression received at a distance without the operation of the recognised sense organs”)。^⑧“Telepathy”有心靈感應、通靈術、讀心術等多種譯法。在英語中,“tele-”表示遠距離,“-pathy”表示“感覺、知覺”,本文將其譯為“傳心術”,是為了強調遠程傳播(telecommunication)的意思。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傳心術”與“無線電”具有極高的相似性,兩者都是通過某種不可見的力量將信息傳播到遠方。而在維多利亞英國的語境中,它們相互糾纏的緊密程度遠超我們今天的認知。這一點在物理學家奧利弗·洛奇爵士(Sir Oliver Lodge)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洛奇曾任利物浦大學學院的物理學教授,因為卓越的科學成就,他被聘為伯明翰大學的首任校長(1900~1919),還於1902年獲封爵士,並擔任英國皇家學會的主席。洛奇對電磁學素有研究。1894年6月1日,英國促進科學協會邀請洛奇在牛津大學演講,紀念不久去世的赫茲。洛奇的演講題為:《赫茲的工作及其繼承者》,他還在現場用粉末檢波器(coherer)展示了無線電波的存在。洛奇還曾與馬可尼爭奪無線電廣播的發明權。1898年,洛奇發明了調諧器(syntonic tuning)並獲得專利權。1912年,馬可尼公司購買了調諧器專利,並聘請洛奇為科學顧問,最終達成和解。然而,這樣一位聲譽卓著的科學家,卻對唯靈論深信不疑。他不但是英國靈學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還曾擔任該會的主席(1901~1903)。1915年,洛奇的幼子雷蒙德在一戰中身亡,他通過靈媒與死去的兒子溝通,並在次年發表《雷蒙德,生與死》(Raymond, or Life and Death)一書,記述了這段經歷。

唯靈論在英國蓬勃發展的同時,無線電技術也突飛猛進。1887年,德國物理學家海因里希·赫茲通過實驗證實了電磁波的存在,大家就用他的名字為其命名,稱為“赫茲波”(Hertzian waves)。1895年,年輕的意大利工程師馬可尼(Guglielmo Marconi, 1874-1937)開始用“赫茲波”進行遠程通訊實驗。他熱衷於將電磁波理論投入商業應用。當意大利政府拒絕資助他的研究時,他於1896年遠走英國,在其愛爾蘭母系家族的支持下,繼續研發,並獲得了發明專利權。1897年,馬可尼無線電報公司宣告成立。1899年,吉卜林與馬可尼見面,共進午餐。他自述:“我請馬可尼講解無線電,在一個小時之後,我覺得我對無線電的了解已經達到一個外行所能學到的程度。在交談中,我有意無意為我的故事《無線電》搜集了許多素材。在這個故事中,我嘗試了把以太振動(etheric vibrations)的概念導入思想傳遞(thought transference)的可能。”^⑨1901年12月15日,馬可尼成功將摩爾斯密碼中的字母S從英國康沃爾傳到了加拿大紐芬蘭,實現了無線電信號的首次跨洋傳輸。次年,吉卜林發表《無線電》。

傳媒史家基特勒(Friedrich A Kittler)曾說,在1900年代的話語網絡中,“魔法和技術媒介沒有什麼區別”。^⑩無線電與傳心術在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興起的歷程為這句話提供了上佳例證。在維多利亞大眾和知識精英的眼中,無線電與傳心術都是令人迷醉、神秘莫測的新發現。他們發現早期電報機發出的微弱、斷斷續續的信號與降神會上靈媒傳遞信息的方式極為相似,甚至第一本唯靈論期刊Yorkshire Spiritual Telegraph的名字就帶有“電報”的字眼。^⑪這些構成了1902年吉卜林創作《無線電》的知識和技術背景。

三、謝諾的雙重身份:藥劑師—靈媒(a medicine-man)

無線電和傳心術的交織糾纏在這篇小說的諸多細節中得到體現。首先,當卡希爾向敘述者解

釋無線電感應的工作原理時，吉卜林在二人的對話中插入了大量的破折號，從視覺上模擬出摩爾斯電碼發報時的點與線，也凸顯出卡希爾喜歡炫耀術語。

“這**究竟**是什麼？”我問道。“我對電一竅不通。”

“啊，如果你明白它，你就會明白別人不懂的事。它就是它——我們所說的電，但其中的奧妙(magic)——顯現(manifestations)——赫茲波——都是由**這玩意兒**揭示出來的。我們把它叫做粉末檢波器(coherer)。”

他拿起一根比溫度計粗不了多少的玻璃管，管中有兩個幾乎相觸的小銀塞，銀塞之間有一撮極細小的金屬粉塵。“全靠它”，他驕傲地說，仿佛他自己就是這個奇跡的創造者。“就是這個東西將向我們揭示能量——不管是哪種能量——其作用——通過空間——從遙遠的地方。”¹²

吉卜林在這段對話中大量使用了雙關語，例如此處的 magic 和 manifestation。Magic 既可以指事物的奧妙和神秘之處，也可以指超自然的魔力和魔法；manifestation 既可以指事物的顯現，又可以指幽靈鬼怪的顯靈。通過這樣文字遊戲，他再次強化了無線電與傳心術之間的緊密關聯。同時，這些模稜兩可的詞匯也反映了當時科學和靈學相互交織、術語混用的文化氛圍。更為重要的是，在小說中，謝諾既是藥劑師，也是施展傳心術的靈媒(medium)。這不僅體現在濟慈亡魂通靈作詩的情節，也可從他的職業稱謂得到佐證。在故事的開頭，敘述者和藥店主老卡希爾有一段關於藥劑師這個行當的對話：

我光顧這家藥店有一段時間了，和店主相熟之後就成了朋友。正是卡希爾先生讓我認識到藥劑師行會的職責和權力。有一次，一位藥劑師在給我簽發的處方配藥時出了錯，後來撒謊來掩飾自己的懈怠之過，最終當錯誤和謊言被揭穿時，他又寫信試圖求情。

“這是我們行業的恥辱，”在研究了證據之後，那個瘦削、眼神溫和的男人火冒三丈地說。“你向藥劑師行會舉報他，就是對這個行業最好的貢獻。”

我照他說的做了，不知道自己會招來什麼鬼怪；結果，我收到的道歉就像一個在絞刑架上過了一夜的人可能會說的話一樣。我對藥劑師行會產生了極大的敬意，也極為尊敬卡希爾先生，他是一位熱心的手藝人，淋漓盡致地展現了自己的使命感。在謝諾先生從北方來之前，他的助手們一直不同意卡希爾先生的觀點。“他們忘記了，”他說，“首先，藥劑師是一名醫務人員。醫生的聲譽取決於他。他真正把醫生的聲譽攥在手心裡，先生。”¹³

這段話裡的最後一句，英文原文是：‘They forget’, said he, ‘that, first and foremost, the compounder is a medicine-man. On him depends the physician’s reputation. He holds it literally in the hollow of his hand, sir.’ 卡希爾將藥劑師稱作“medicine-man”是一語雙關，這個詞的本意指的是北美印第安人中擁有超自然力量，可以治愈疾病的巫師(a magician or sorcerer)。小說中謝諾焚香、喝藥酒之後，才開始入神通靈，這一過程顯然與巫師做法的儀式非常相似。維多利亞時期的人相信靈媒具有溝通死者和活人的超感官能力。可以說，吉卜林在開頭就埋下了伏筆，精心選用 medicine-man 這個詞暗示出藥劑師謝諾的靈媒身份，為後文謝諾溝通浪漫主義詩人的亡魂，書寫出濟慈筆下的詩句作了鋪墊。

謝諾在小說中所佔的篇幅最重，過去批評家在解讀這個故事時也大多聚焦在這個角色身上，認為吉卜林通過靈媒傳詩表達了自己的創作觀念：藝術創作的靈感來自超常的神秘力量。吉卜林在與友人交談時，曾將作家比喻成“電話線”(telephone wires)，說作家要警惕世俗名聲，因為他的作

用只是傳導,不能將所有功勞歸於自己。^⑭在他晚年所寫自傳《談談我自己》(*Something of Myself*, 1937)中,吉卜林多次談及影響他創作的神秘力量,稱其為“精靈”(Daemon)。在他寫作遇到瓶頸的時候,這位精靈常會幫他解決難題:“當你的精靈掌管一切時,不要試圖有意識地思考。順其自然,安心等待,照做即可”。^⑮威爾遜在他寫的吉卜林傳中就認為《無線電》是利用靈魂轉世來解釋“想象性寫作的來源”。^⑯萊西特認為吉卜林對新科技的進展保持著密切的關注,與馬可尼的會面促成他寫出《無線電》,探討靈魂溝通與無線電報這種新科技之間的關係。^⑰這些解讀都將吉卜林視為一位傳統的神秘主義者,和當時諸多唯靈論者一樣,相信無線電也具有超驗的能量,能夠溝通亡魂。

然而,吉卜林塑造藥劑師謝諾這個角色,並不是因為他篤信唯靈論和神秘論,恰恰相反,他是借此諷刺那些像故事中的敘述者一樣為靈媒所惑的知識精英。吉卜林在行文中已經暗示謝諾在故事中的角色不僅是藥劑師,也是靈媒。正如維多利亞時期那些靈媒在降神會上用謊言迷惑了眾多知識精英,小說中的謝諾利用敘述者對唯靈論的迷信,故布疑陣,通過謊言誤導敘述者相信他在無線電波的刺激下能溝通亡魂。威爾遜等人從傳記的視角出發,將小說中匿名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我”等同於作者,毫不懷疑“我”的敘述,將“我”對謝諾通靈的推斷和解釋視作吉卜林的觀點。而迪林厄姆指出,敘述者只是吉卜林虛構出來的一位醫生。他並非一位客觀的旁觀者,而對無線電通靈抱有極高的主觀期待。^⑱因此,我們不應將敘述者對謝諾通靈的描述等同於作者對唯靈論的推崇。如果我們拋棄唯靈論者認為無線電可以通靈的先見,仔細推敲敘述者和謝諾的對話,就會發現謝諾聲稱自己沒有讀過濟慈是一個謊言。他利用敘述者的偏見,故弄玄虛,誘導敘述者誤以為無線電波將他化身為一位“感應濟慈”(an induced Keats),通靈作詩:

“我想我一定是在做夢”,謝諾先生說。

“我想你一定是”,我說。“說到夢——我——我注意到你在寫——之前——。”

他下意識地臉紅了。

“我是想問你,有沒有讀過一個叫濟慈的人寫的東西。”

“哦!我沒有太多時間讀詩,也記不清這個名字了。他是個受歡迎的作家嗎?”

“中等水平。我想你可能認識他,因為他是唯一一個當過藥劑師的詩人。而且他還是所謂的戀愛詩人。”

“確實。我得研究研究他。他都寫了些什麼?”

“很多東西。這裡有一個例子,你可能會感興趣。”

我當場小心翼翼地重復了他十分鐘前說過兩次、寫過一次的詩句。

“啊!從那句關於酞劑和糖漿的詩句中,誰都能看出他是個藥劑師。這是對我們職業的出色讚美。”^⑲

在這段對話中,敘述者提問時並沒有提到濟慈是位詩人,但謝諾卻回答:“哦!我沒有太多時間讀詩,也記不清這個名字了。”如果他沒有讀過濟慈的作品,也完全不了解這位作家,為何會回答“我沒有太多時間讀詩”,而不是回答“我沒有太多時間讀小說”或“我沒有太多時間讀劇本”呢?顯然,他其實知道濟慈是位詩人,卻故意裝作不記得。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誘導敘述者相信他剛剛書寫的詩句並不是來自記憶,而是無線電引發的與濟慈亡魂的通靈。遺憾的是,敘述者沒有注意到謝諾的這個破綻,輕信了他的回答,並據此做出了錯誤的推斷。

謝諾善於察言觀色,面對不同顧客,能夠自如切換不同口吻,具有極強的表演能力;而且他還擁有強大的記憶力,能一邊背書,一邊賣藥,收錢分毫不差。“至於處方,我想我在睡夢中就能編出它

們的大致內容”。^②因此,敘述者被他所騙,固然因為謝諾具備假裝靈魂附體、背誦濟慈詩歌的能力,但更為重要的是,敘述者對無線電通靈的期待一早就為謝諾所察覺,故而利用其弱點上演了一場濟慈附身的神秘劇。而敘述者先入之見太深,沒有看穿謝諾對話中露出的破綻,終被戲耍一番。吉卜林非但不像過去研究者認為的那樣認同敘述者的神秘論,反而是通過敘述者被靈媒所騙的情節,諷刺了當時唯靈論的眾多擁躉。

四、“我”的三重身份:敘述者—闡釋者—報務員

過去多位學者都將謝諾視為靈媒進行解讀,認為其通靈作詩表達了寫作靈感的神秘來源。其實,在西方文學傳統中,創作靈感源自不可知的神秘力量這一說法並不新奇。柏拉圖早在《伊安篇》中就曾指出詩人創作依靠的並非自己的技藝,而是受神力的驅遣。詩人在神志清醒時不能作詩,唯有受靈感的支配,陷入迷狂,才能進行創作。^③這種觀點傾向於將吉卜林視為一位傳統的作家,因此對文本主旨的解讀也都大致依循詩人迷狂而寫作的舊說,而忽略了吉卜林的現代敏感。如果我們將注意力集中到文本中所涉及的現代科技,就會發現“我”對應著三重身份:故事的敘述者,表演/文本的闡釋者,無線電報務員。正如無線電訊號需要經過報務員的闡釋才能轉寫為普通人能理解的文字訊息,讀者對故事主旨的理解極大依賴於“我”對謝諾靈媒表演的敘述和闡釋。因此,理解這個故事的重心不在謝諾,而在敘述者。

在探討吉卜林的現代敏感時,門克曾將謝諾置放到無線電科技發展的脈絡中,將其視為赫茲波的接收器。他認為謝諾無意識的囁語並不是真正的創作,只是對濟慈詩作的機械抄襲。“謝諾的敏感不像一位詩人的敏感,而更像一台現代機器的敏感”。^④可是,門克忽略了一個技術上的細節。對於早期的無線電通訊來說,只有發報機和接收器是不夠的。因為馬可尼發報機遠距離傳輸的信號微弱,接收器收到信號後,需要經過音響器(sounder)將電流信號轉換成可聽到的聲音,才能完成信號的傳輸。更為關鍵的是,摩爾斯電碼轉換成的聲音信號,還需要經過報務員(marconista, or wireless operator)的釋讀,再轉寫成文字符號。整個信息傳播過程實際經歷了(無線電波—聲音—文字)三種不同的媒介階段,而報務員在其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坎貝爾曾指出學者們常常將廣播(radio)和無線電(wireless)混為一談,在他看來,兩者並不完全一致。早期的無線電需要與其他媒介,尤其是身體媒介(bodily media)協同工作。例如,無線電報務員聽到耳機中傳來的聲音信號,然後將訊息寫下來,無線電報的發送和接收是人機互動的協同界面。^⑤如果只有發報機和接收機,是無法完成信息傳輸的。訓練有素的報務員才能夠準確迅速地將聲音信號轉寫成文字信息,報務員實際上是聲音信號的闡釋者。如果說謝諾在故事中扮演是接收器(receiver)的角色,那麼敘述者則承擔了報務員(marconista)的角色。正如報務員需要把聽到的聲音信號闡釋為文字,敘述者也需要為自己和讀者解讀謝諾通靈作詩這一難以置信的現象。無線電信號必須要經過報務員的闡釋才具有意義,因此敘述者在故事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引導著讀者對謝諾通靈的理解。讓我們來仔細讀一下敘述者對謝諾夢中作詩的闡釋過程:

“如果他讀過濟慈,這不能證明什麼。如果他沒讀過——正如有因必有果。這是無法逃避的定律。你應該慶幸自己熟記《聖阿格尼絲之夜》,不必翻書;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比如范妮·布蘭德,她是謎底的關鍵,和范妮·布勞恩身材相仿;再考慮到手帕上鮮紅的血漬,正是你剛才在店裡琢磨的東西;再加上職業環境的影響,這裡幾乎是完美的複製——結果合乎邏輯,不可避免。正如感應(induction)一樣不可避免。”

儘管如此,我的另一半靈魂拒絕接受安慰。它蜷縮在某個微不足道的角落裡——與我相距甚遠。

此後,我發現自己又變了一個人,雙手仍然緊緊抓住膝蓋,眼睛緊緊盯著謝諾先生面前的書頁。就像做夢的人接受並用晚禱或乘法表的節選來解釋山水的動蕩和死人的復活一樣,我也接受了我正在目睹的事實,不管它們是什麼,我還發明了一個在我看來理智的、可信的理論來解釋它們。不,我甚至走在了事實的前面,在它們面前匆匆行走,確信它們會符合我的理論。現在,我對這一劃時代的理論所記得的只是那些豪言壯語:“如果他讀過濟慈,那就是氣仿起了作用。如果他沒讀過,那就是相同的病菌,或結核病的赫茲波,加上范妮·布蘭德和職業身份,與全人類共同的潛意識主潮相結合,暫時產生了一個感應濟慈(an induced Keats)。”²⁴

敘述者並沒有一開始就將謝諾神奇的行為歸結為超越時空的傳心術,而試圖從理性層面對此做出邏輯推演。可惜的是,他最終忽略了謝諾回答他是否讀過濟慈時露出的馬腳,並未識破謝諾通靈降神的把戲。其實,除了謝諾回答中的破綻,還有一些線索可以幫助敘述者免於蒙蔽。例如,謝諾告訴他自己可以在夢中編出處方(暗示夢中可以編詩)。店主老卡希爾也曾叮囑他:醫生的聲譽掌握在藥劑師的手上(意味著要謹慎斟酌藥劑師的言行)。然而,敘述者在後來的推斷中,忽略了這些細節。故事一開篇,謝諾先開口,聊起馬可尼的發明是否真實,仿佛在試探敘述者的態度,而敘述者的回答是“當然是真的”。這說明一開始敘述者就對無線電技術深信不疑。他繼而說“出於自身的一些原因,馬可尼一開始在英國進行實驗,我就對此深感興趣”。²⁵他並未明說是什麼原因,但從後面的行為看,很可能就是希冀無線電能夠通靈。當謝諾作詩停頓時,敘述者情不自禁地鼓勵他:“繼續!寫下去,夥計。寫下去”,足見他極為期待見到通靈奇跡的發生。²⁶換句話說,有著極強先入之見的敘述者忘記了店主老卡希爾的忠告,讓理論“走在了事實的前面”,忽略了對事實細節的推敲,看到了他“想”看到的神跡。而在小說的結尾,小卡希爾對敘述者說:“你見過靈異降神會嗎(spiritualistic séance)?無線電有時讓我想起那個——不知道從哪兒冒出來的零星信息——這裡一句,那裡一句——一點也不好。”“但靈媒都是騙子”,謝諾先生在門口點燃一支哮喘煙說,“他們只是為了賺錢。我見識過他們。”²⁷謝諾曾經看過靈媒表演,通過試探知道敘述者對無線電通靈抱有極大的期待,遂故意利用敘述者的先見,扮演靈媒作了一場降神表演,又謊稱自己沒有讀過濟慈的詩,誘導敘述者相信謝諾是因為無線電引發了神秘的濟慈附身。由一位剛剛假扮靈媒降神、欺騙了敘述者的人說出“但靈媒都是騙子”(But mediums are all impostors)這句話,而敘述者渾然不覺有詐,這簡直是對那些唯靈論者的莫大諷刺。

五、結語:吉卜林的警告

早在1888年發表的《德納·達的神降》(The Sending of Dana Da)中,吉卜林就諷刺了一位相信神智學(theosophy)的英國老爺,被號稱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德納·達欺騙。令這位老爺心驚膽戰的顯靈的白貓,其實是德納·達賄賂他的傭人去市場買來後偷偷放到房子裡的。²⁸和奧利弗·洛奇一樣,吉卜林在一戰中也失去了自己的長子。但他並沒有像洛奇一樣求助於靈媒,反而創作了詩歌《隱—多瑯》(En-dor, 1919)來提醒在戰爭中失去了親人的家庭不要相信唯靈論,因為靈媒貪圖的是錢財。在《無線電》中,他不但諷刺了被靈媒欺騙的敘述者,還借機故布迷陣,給小說讀者提了一個善意的警告:如果像敘述者一樣讓理論跑在事實的前面,忽視文本中的細節,就會導致誤讀。

吉卜林將敘述者的身份設置為醫生，正是現代科學精英的代表。敘述者因為崇信唯靈論，觀念先行，用自己預先的期待去解釋眼前的表演，為靈媒欺騙而不自知。可以說，作為闡釋者他誤讀了文本（謝諾的表演）。如果說謝諾欺騙了敘述者，吉卜林也為粗心的讀者設置了一個騙局。湯普金斯曾指出吉卜林喜歡在小說中故意留下虛假的線索，迪林厄姆認為《無線電》正是這樣一篇用假線索讓讀者遠離真相的小說。^②我更願意將吉卜林的故事疑陣視作他對讀者的一種善意的警告：如果我們閱讀小說時理論先行，就會犯和敘述者一樣的錯誤：忽略關鍵的細節，用理論去硬套文本，不自覺地擷取與理論吻合的事實，進而發明出一套貌似合理的解釋，將一篇諷刺唯靈論的作品讀出推崇神秘力量的意思來。

①See Stephen Jones ed., *Rudyard Kipling's Tales of Horror & Fantasy*, New York: Pegasus Books, 2008, pp. 15-17.

②③④⑬⑱⑲⑳㉔㉕㉖㉗Rudyard Kipling, "Wireless", in *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 Ed. Jan Montefiore, London: Penguin, 2011, p. 371; p. 375; p. 370; p. 361-362; p. 375; p. 361-362; p. 361-362; p. 372; p. 376. 引文為筆者翻譯。

⑤⑥⑦⑧⑪Roger Luckhurst, *The Invention of Telepathy: 1870-190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9; p. 25-26; p. 37-38, 44-47; p. 70; p. 31.

⑨Richard Menke, *Telegraphic Realism: Victorian Fiction and Other Information System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24.

⑩Friedrich A. Kittler, *Discourse Network 1800/1900*, Trans. Michael Metteer and Chris Culle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29.

⑫Rudyard Kipling, Wireless, in *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 Ed. Jan Montefiore, p. 364. 粗體為原文。此處作者似乎在用連接號模仿莫斯碼發報的節奏，原文中的短破折號（en dash）在譯文中用中文破折號表達。

⑭Morton Cohen, Ed. *Rudyard Kipling to Rider Haggard, the Record of a Friendship*, London: Hutchinson, 1965, p. 100.

⑮Rudyard Kipling, *Something of Myself: For My Friends Known and Unknown*, London: Penguin, 1981, pp. 156-167.

⑯Angus Wilson, *The Strange Rider of Rudyard Kipling: His Life and Work*,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77, p. 266.

⑰Andrew Lycett, *Rudyard Kipling*,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9, p. 335-336.

⑱William Dillingham, Eavesdropping on Eternity: Kipling's "Wireless", *English Literature in Transition, 1880-1920*, 55. 2 (2012).

㉑柏拉圖：《柏拉圖文藝對話集》，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6~7頁。

㉒Richard Menke, *Telegraphic Realism: Victorian Fiction and Other Information Systems*, p. 239-240.

㉓Timothy C. Campbell, *Wireless Writing in the Age of Marcon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6, p. x-xiv.

㉔Rudyard Kipling, Wireless, in *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 Ed. Jan Montefiore, p. 371. 粗體為筆者所加。

㉕John McGivering, "The Sending of Dana Da", https://www.kiplingsociety.co.uk/readers-guide/rg_danada1.htm, accessed on 15 October 2025.

㉖See J. M. S. Tompkins, *The Art of Rudyard Kipling*, London: Methuen, 1959, p. 94; William Dillingham, Eavesdropping on Eternity: Kipling's "Wireless", *English Literature in Transition, 1880-1920*, vol. 55 no. 2, 2012.

作者簡介：徐曦，北師香港浸會大學副教授，博士。廣東珠海 519000

[責任編輯 桑海]